

援鶴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69

學苑出版社

杨琪光 撰

百子辨正

二卷

《百子辨正》二卷，卷一有《读孔子家语》、《孔子集语》、《荀子》、《孔丛子》、《新语》、《忠经》、《新书》、《盐铁论》、《新序》、《说苑》、《法言》、《方言》、《潜夫论》、《申鉴》、《中论》、《傅子》、《文中子》、《胡子知言》、《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子》、《尸子》、《韩非子》、《齐民要术》等。卷二有《太元经》、《焦氏易林》、《鬻子》、《墨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金楼子》、《颜氏家训》、《白虎通》、《风俗通》、《牟子》、《山海经》、《穆天子传》、《拾遗记》、《搜神记》、《博物志》、《阴符经》、《关尹子》、《道德经》、《庄子》、《列子》、《抱朴子》等。是编为作者读崇文书局《百子全书》而分别辨正者。每种子书撰论一篇，无异于各书之跋。作者不拘泥于屑屑考证，而着眼于评论，常发前人所未发。于《读管子》篇中，极诋方苞删订之妄，虽正理未申，持论甚是。《读淮南子》篇中，以此虽为宾客所撰，实是淮南王总纂，说似可信。但从整体看，於《山海经》、《神异记》诸书，粗言其伪，而未详密。唐以前诸书，琪光学力不足，如《孔丛子》本是伪撰，而力言其真；《列子》本是魏晋间伪书，而谓三教竟成峙势而不可废之。

均有光绪十一年（1885）《枉川全集》本。

此次影印用光绪十一年《枉川全集》本。

百子辨正

序

楚北崇文書局鑄刻子集百家范子月槎先生購以餉
余余受而瀏覽見其尙浮尙怪者不一足雖有宏編鉅
牘多可增益人神智者糅雜其中而曲學士喜新異每
厭棄正軌物英談而以矜誇謾爲津筏卽有損膺臆其
爲世道累也匪細且儒與釋與道同繫豈豐人所爲哉
余不揣畝思有以繩之因各繫以尾語於醜正者必力
詬無貸若爲褻徑側道以莊語汲引之使無終誤而或
有寤卽廁於大雅而有少涉於譴妄亦必爲糾正俾覽
者庶不惑於他歧而以理致爲心是雖雜而仍獲效於
敦龐也詎不於闕布以訓世者之有助益哉瑛光自序

百子辨正

序

百子辨正目錄卷一

讀孔子家語

讀孔子集語

讀荀子

讀孔叢子

讀新語

讀忠經

讀新書

讀鹽鐵論

目錄

讀新序

讀說苑

讀法言

讀方言

讀潛夫論

讀申鑑

讀中論

讀傅子

讀文中子

讀續孟子

讀伸蒙子

讀素履子

讀胡子知言

讀薛子道論

讀海樵子

讀握奇經

讀六韜

讀孫子

目錄

讀吳子

讀司馬法

讀尉繚子

讀素書

讀心書

讀何博士備論

讀李忠定輔政本末

讀管子

讀晏子春秋

讀商子

讀析子

讀尸子

讀韓非子

讀齊民要術

目錄

三

百子辨正卷一

百子辨正卷一

武陵楊琪光著

讀孔子家語

聞嘗覽傳記。喜宣尼之尊言美行。齊魯論所未備載者。於彼得續聞之。雖非盡屬純至。而其述文興業。均補益於來。撰匪細。以是鈴察而細咀。久而俞可好。今讀家語。固不敢知書成之何世何人。而其紀先聖出仕名蹟。並眾賢之經術潤飾吏事。皆不可有類。又善行惡戒。皆可世久尊行。假不紀錄。微言即隱而微矣。詎不爲游心者所歉然哉。今幸延不墜者。不可謂非寶真之光不掩。冥漠默有擁護也。然亦有駁而未近是者。閔騫辭宰紀其問政。寬治予父訟而嚴梟少正卯。類或猶有別求與異義。至端木子援魯而亂齊。滅吳伯越。如此險鑿峭薄。此縱橫家矜名智之爲。少自好猶不蹈。况身備七藝。寧行之而無怙耶。且受命而寧宗邦。田常已緩師期。再適吳爲緩頰可矣。又赴越爲列攻吳策。又奚必造晉代爲謀。必置吳於國亡君喪。於身何與其榮寵。亦非承命之初旨矣。遲及命方責其傷信。豈初基曾無戒語耶。皆於情

勢有不類者知此冊爲非純備之書。在讀者差別觀之可爾。

讀孔子集語

家薛據叔容氏成集語十篇。稱取摘於漢儒諸書。而見於曾子問大戴記家語等書。概不錄。今觀其所集。複家語者十之五六。豈彼未見全策。今所畱存。爲後諸儒搜略而續編歟。然傳未載。亦必爲薛所同覽。何爲參列。反謂其無采。取耶。雖爲語句有差異。詳略而義意無殊。卽無系重輕存亡。乃必鎖載。以詡纂輯之勤。且苦。不知枉工力無益於前古後今。且予議古者以材譎之謂。而中書省。竟謂看詳而進呈。何也。且孔子之微言。賡義。固百子辨正

讀荀子

孫卿古所稱方聞含素者。今讀所留書多發藻孔經傳。有本末條節。非漫無師道者比。苟游心而分判采獲。未必不可爲人士心身之助益。蘇子瞻竟摘其詆思孟性善二則。周內以李斯之焚坑。皆由使然。爲細玩釋其書。悵排斥儒先。洵不能無罪辜。然語尙有寸度。統差等十。二子於思孟猶稱語先王。是謂其大旨已不謬矣。雖續辟違幽隱閉約之累累者。迴殊斥它囂等之禽獸行亂。天下若是之甚也。假準以宣尼之經。二子或均不能無過差。孫卿必有笑於時俗汎見。而實窺其然。特之不無逾量。子瞻竟移亂夫子語爲思孟設何哉。又翻子與性善爲惡。亦爲矯激之過也。嗟夫。吾人立論當衷於正。奚必效毆詈者不顧事義是非可否。惟求已說之可據勝快溝猶之耳。終難治奕世論古者之心。且引據爲罪案。至莫可道宥。吾竊爲荀卿悲且憫也。究綜核全書。與孔氏合者多。而背而馳者無幾。韓子稱荀與楊酤而小疵。是其爲篤論至當也歟。奚必爲蘇氏之失於入哉。

百子辨正

卷一

四

讀孔叢子

孔叢子記子思以及其元耳之子若孫之言語事蹟。何歷六七世皆有明德碩彥。知夫子之貽澤長也。夫子鮒生於秦末。夥陟亦知尊崇尙。凜其言而服行維謹。以傳邦之侶。舉事竟首舉若是。良足矜尙矣。惜不爲天佑助。不永嗣事。殄暴秦而間漢祚。致黃老申韓之術。綿四百年之久。遠不替。假陳王遂其隴上之志。久尊太師。以是引其餘子。必能使十二經之微言絕。最復著於時。亦必無溺冠厭棄儒士不事詩書之語者之狂悖。特叔孫通列鮒門。始詡其才能應時變。驅以仕秦。卒時猶矜其知權策。弟子咸宗師焉。通爲阿世者。竟得此矜寵。豈所習者已非天口之舊歟。何與尼父無取誚與。噫。之訓迴相懸絕也。而身亦未慎所處。始仕秦。後又游處於戰亡餘喘。幾不脫於禍亂。亦昧於晦迹全軀之義。夫秦楚削夫。子所刪存之六經。而猶用其胄子。且尊以顯爵。何哉。抑子雖積德累名。有以感召之歟。然不可考矣。特語書體制。各有其時代。必皆先世所留遺而纂輯者。子順詰公孫龍篇。尤國策之雄文。隨時爲變遷。其信然矣。竟有噓

百子辨正

卷一

五

其爲東漢人成者。大都不知言者歟。

百子辨正卷一

六

讀新語

史記載陸賈承漢高命著新語十二篇。今篇第均存。惟間有缺字。亦可忖揣而得。設語亦多剽剗古經。而不甚違背。洵足藏名山傳之奕葉也。然帝語以著秦失天下與漢之得。覽竟中語。秦者數數見。而於漢何未之及。豈以涉之卽爲淫聲。有似詭譎。忤心乎。則賈卽屬剛正。不阿者何。亦爲辟陽畫交通朱建策。卽違著書本悞矣。顧其時時稱說詩書於漢帝前。是時書禁未弛。賈語之刮微諫詭語。以收篇藉意。經史之不泯棄。賈亦與有功勳。

百子辨正卷一

七

大氏喜覽金板六弢。恒期實弄而不失者。則已所成。亦必爲精深。今細閱。見非同盤孟縱橫諸書之可鄙夷。且有紬繹經傳古先王者元仗之言。卽非蒯徹侯之稱雋。永僅論說戰國時事權變。以是歷數千載而不廢。史記又言其時帝覽亦稱善。左右助呼萬歲。劉季之資稟誠過人矣。前解黃石公兵書之秘。茲竟識及道基等。豈數馬上治之言。故僞爲之。蓋其鄙譎歟。此固爲帝故智也。特書旨微而詞語顯。非必窮索始得釋。有智者經拂耳。瞥目無難悉。其蘊噫稷下十數家之言。不留。而此獨

巍然爲全冊可寶也

百子辨正

卷一

八

讀忠經

馬扶風著忠經。自稱補古傳畢之缺。不知古經教人成行成名。皆出以博大淵深旨。豈僅如此所列爲握齷瑣雜者乎。假不作竭誠之道。不以虧有此。而臣道亦不以之益。奚足系生人道之經常。考融授教數十百徒。身徹絳帳。後列女樂。又不拘儒者節。已虧名教大防。非鞠躬履方者。則述文興業可忖而知。况顯此薄陋之辭。理率無高致之可慕。愛錯綜藻典之可觀。美堪作屬詞者。采伐漁獵也。東漢文字之蕙靡。於此已窺識豹斑。奚足炳

百子辨正

卷一

九

東序鱗閣哉。卽甲乙分門書室。亦不備之可。何亦歷久遠而未之淹。展書籍文字之殘完存亡。各有數宰焉。非可人力強致也。然而下此如裨官九家九流異說之淆真者。皆傳習而不墜失。此雖不足發起人性真。究原於正則。宜存備典實。惟歎融負一時盛譽。而畱傳者僅若是經。卽不能副後世嗜古者跋仰之深衷矣。

讀新書

賈生具大方之才。還不世出之主。出獻萬言治安策。驟遷至中大夫。不可謂擅美材而終淹也。然此書非及身所纂成帙。或爲後人所彙集者。不然。何於策中必分析摘錄。又別標以綱目。豈先成是。至伏延殿直續屬以成。平蓋大儒野處。心已心乎天室。雖時不我用。必有措一世於安之經才。逮時至而勢可乘。遂藉取用之裕如也。儻必因時而業。所職分事。識量已非宏遠。臨幾亦必有扞距不相習之困感。烏在有優繇行以無事皆適所爲。

百子辨正

卷一

十

乎此古今學術之隆替。亦治道升降污隆之階也。顧書中舍割裂策中者。多庸平無奇特。如禮容經春秋等篇。知必爲所經意。而無當於天口聖澤。有近淺膚。足知生材止於是矣。修政語上下篇。半錄采陳言。又豈後世盜古人名。摘此裝飾成書。如鵬冠子之類。非此襲之彼耶。然詞未聯屬無章。似記言者體例。卽非自出機杼。成一家言者。而弔屈大夫等文。又不纂入。過秦文遺其一。何耶。迄今歷久遠世宙。亦惟疑以存疑可耳。

讀鹽鐵論

漢昭帝始元六年。進賢良文學士。問民疾苦。僉以鹽鐵權筦爲非。是時桑宏羊爲御史大夫。卽傳所謂御史與大夫。車千秋爲丞相。亦卽傳中所謂爲丞相史者。英俊以唐生蒯生爲首選。蟬聯續進六十有餘人。斷斷行行。必有壯美之文藻。以未收采。以故軼而未傳。桓次公準義續言。增條益標。格積數萬言。盈軼。卽今所傳爲鹽鐵論者。考所設最一世振四海者。皆悉本末進退之宜。而大夫懸策結辯。竟非先聖昔王。而是商鞅吳起以及申韓法家言。又詆諸文儒者之呻吟稿簡。爲不可治抗弊。何握齟狂悖若是。考桑大夫爲市井儻猾。逐末利。焉知本始。終以蘊利隕性。誅首及厥宗。田丞相顛面正朝。操議可柄。覩不便終不爲言。反造諛詞。排斥正論。誠如所云。彼哉彼哉者乎。假非次公持正詰駁。俾成類長行。幾成冥晦世宙。其禍尙堪設問哉。蓋彼素治公羊春秋。公傳遠勝浮誇傳語。而能以義揆經者。寬以作祖。旣期無訛。而文亦簡深得賒促之節。必爲宏識鑒偉儒。漢廷如復古舊制。俾表植必有異當時階榮所爲者。乃位僅至

百子辨正

卷一

十一

廬江太守丞。班椽亦不爲列傳。略附行蹟一二。固之陋不識去取甚矣。幸此卷尙存。猶可概見其都凡。不然。不終同腐於植卉哉。

百子辨正 卷一

士

讀新序

晉輩子固校書。定指新序爲劉子政聚最成。如國策說苑序語。皆原其所得。此獨無。豈因緣久。時已廣布。無須敘及。由起歟。特旣以校考簡畢爲職。卽宜辨核。庶僞亦因襲前說。奚貴其平議哉。案子政具俊上才。所裁成者。皆貫以清剛健氣。上可繼周秦諸作者。下追軼東漢建安七子。中可肩駢於兩司馬。歆固以下。卽儻乎後矣。不銘經旨。道術紀綱。人倫事。俾習筆札者。咀含增其性。有心智。乃纂剿陳言。故志訓典等。保殘守缺者。所爲豈素抽藻思者。所屑哉。察其中。亦非有秘經語。爲人士所不見。今皆可核指。所徵引間。具以十一二。亦無係於政蹟宏。大決不可遺逸者。何煩工力。而不恤憚耶。尙畱擇不精。非能於德道之純。有如子固所譏斥者。吾知爲其時好纂輯者。所序。子政列名其首。如某某鑒訂之類。後殘去。檢書者。誤指爲其所自譏耳。又或好事贅儒。規摹說苑制例。而盜纂其名字。欺謾人者。不然。著作手。必不爲錄抄之爲。雖班椽。謂有與說苑同爲法戒者。何體不類。而中又非盡屬戒君人者。不得卽因是而眩其明。班書

百子辨正 卷一

士

於此類訛者又何可數數數哉。

百子辨正

卷一

由

讀說苑

此書顯列陳戒。非新序比。又各條首皆有藻思。足爲待
須。備亦可表忠。至正君本而國邦。基子政之得爲。謹臣
亦此書與有力焉。不僅上封事苦言。爲後禪人士所矜
誦也。乃曾子固鞏校說苑。寶其書而薄其行身。嗤其枉
已而爲狗物。當未究其爲天施之屬。向爲交元孫非可概以
尋常借官於朝者。怒君不用。卷懷悻悻。怏怏而去。况又
加以屢世蒙恩。寵又爲三主遺老。進見上疏。言得失陳
法戒。皆常見優禮。謂猶不當言。誰當言者。此孔子所以

百子辨正

卷一

五

去魯遲遲而展子竟終不去。父母邦哉。嗟夫。論列古人
之難也。以子固之學思。較子瞻兄弟爲遠勝。亦鄰刻厲
而不當人分數。餘可妄爲雌黃耶。蓋必其熟悉古今人
倫臧否。又綜其所品者。終始本末。尤兼察其幽隱。而以
身設其間。庶用其貶斥。方不同周內之失入。而爲甄飭
之平當矣。如任已臆見。或可快已口。賴暨助暗古者以
談柄。終不符抑屈之正。吾竊不取也。傳曰。宗臣同國休
戚。又曰。比干諫以死。箕子亦爲奴。孔子皆曰仁。殆劉向
所引爲臬者歟。上有以慰元王交之靈。下亦足愧劣子

歆之所爲矣。或曰歆之繼榮僞朝。亦由彼不安行止使
之。如殺仇行劫之類。然謂如是鮮度之行。亦父考之服
事遺之。豈不悖哉。

百子辨正

卷一

夫

讀法言

楊子雲著法言。迄今餘千百載。覽其書者。褒譏間錯。細
玩爲純純有道言也。迥異羣子之僅續言屬文。而思元
理文。又若可繼諸經之後。舍此何取哉。然議其書者。尙
未得端倪。惟以擬經爲僭妄。因而嗤其立僞朝而進諛。
卽謂言行異美。齎於亂賊而不爲少寬貸矣。亦未之深
詳考也。頃莽綴孝至章。其首語孝。大甯親又大甯神子。
雲以五世獨系無偶。有無息系尙無考。當法林姻族時。
微有旨愆。輒不爲這解。以彼念及先祚。不無慄縮之形。

百子辨正

卷一

七

涉以煥煥語。獲世守之不替。尙愈激憤墜宗者。而身以
三世之不遷顯秩。足白已心。非逐臭戀榮寵。可見原於
論古者之心胸。而杜其口。吾是以知其心可原。而失在
昧時與幾。初值莽賊謀篡代。不能以身早遁。致羈伴其
冠綬。動輒罹殃。隱忍爲全宗計。晚矣。然惟與莽同爲郎
給事黃門。必爲所素暱。急引身去國。又爲莽所甚疑。卽
非梅福輩去就無系輕重。莽置於不數列也。又嘗言言
行不達爲隱。以箕子漆身畏去而殃害。可知其所宅身
矣。倘律以隘不恭。亦爲有識所不深求也。此昌黎所以

指爲小疵。而司馬漱水且謂所潛最深。猶不嫌文公之言。而紫陽竟操筆褫責而必誅之也。何哉。

百子辨正 卷一

大

讀方言

太古榛狉。語言各不通曉。聖人制之書契。凡字孳所達行者。庶可往來。嚮讓之無阻。惟風土之各殊。音氣舌頰之各異。彼語其俚。此怪其文。不爲差別。紀載各據見一隅。仍似未通文字時矣。在昔曾有輪軒出使采異言。此必爲其載筆所畱遺。楊子閱覽。夫奇字秘文籍。詰問者恒載酒肴以往。此明揭於篇。蓋以示徒傳後也。郭璞亦觸類而廣。其未及。亦博物者一助。而尤有助益於臨政聽訟者之胸。當夫民芒之出質。各以方音。持爰書者。

百子辨正 卷一

九

必審語字所指。斯能駁詰而勾得其情僞。倘揆度以臆見。卽不能無上下輕重。欲稱平當。當亦時十難得八七。惟於悉陳俾無不悉察。如與共鄉音者。密語尋常於一室。而彼此通解也。此其續言時苦志也。若斥其無理道之可尋。等諸佗芥之棄物。又或指爲險澁之昏人目。更欲唾涕而棄之。則後之不疇咨而欲物來能名之不爽者。卽去一徵核之實據矣。特較法言太元爲細。不足爲楊子重。設他手據之亦足馳名字於宇宙矣。今歷世千數百載。屬詞者竟纂以入卷牘。人亦不駭爲奇異。卽不

以方言視而與經畢同矣。不逾可寶重耶。

百子辨正

卷一

辛

讀潛夫論

歷觀古昔莫不有憂邊備狄之人。著爲憂戚迫切之言。使遵行之。必可使夷虜束身就誅滅。乃患日長熾禍難日深者。何最凡能言者。不必職守之當身。又或不定爲授柄投刃得主兵機進退攻罷之權。以是敵時示以破亡之釁。不能進戰速其必亡。迄其蘇困補缺。又策腐擗。偶經敗衄。輒詔還保。以待媾。輕爲媾金。繪重媾壤。地甚者。迫徙民萌。離棄故土。呼號悲哀。狀爲有心所不忍。久聞聽而當軸。猶以不勞赤子爲博寬大美名。誠合今古。

百子辨正

卷一

壬

如一律幾牢甚而不破。雖處事局外者。大聲概言。終莫見收取。如潛夫論所列救邊諸章。其言深切中羗。犯邊情勢。始言漢守令長奴怯畏。懷以養禍。繼言漢公卿師尹捐棄涼州之非。且不無邊極東海猶不能止。能思轉弱卽同掉掌之易。終言人民轉徙流離之顯狀。俾不聞者亦若目親視。可令其悸心慘魄。而虛土荒廢。羗又將聚醜。懇闢以謀我。假有憂天下強本抑末之大帥。條列而入告。或可冀當途之一悟。乃茸茸坐視其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之不已。而猶放縱以待天時。誠謀國之不臧。